



【中外科幻小说选集】

Zhongguo Wai Ke Xuan Xiao Shuo Xuanji

创龙传

〔日〕田中方树 著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

创 龙 传

〔日〕田中方树 原著

文 彬 编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外科幻小说选集

创 龙 传

〔日〕田中方树/原著

文 彬 编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责任编辑:马图雅 封面设计:杨 群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60 字数:3840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

ISBN7-5312-1503-9/I·361

全 30 册定价 300.00 元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 卷

第一章	春 雷	(3)
第二章	小阴谋	(20)
第三章	麻烦的请帖	(42)
第四章	反派角色交替	(65)
第五章	灰色的黄金周	(82)
第六章	会 面	(105)
第七章	龙泉乡	(123)
第八章	匆忙的访客	(142)
第九章	演习场	(161)
第十章	龙王显现	(174)

下 卷

第一章	宜人的暑假	(199)
第二章	城市狂乱曲	(226)
第三章	“伦敦铁桥垮下来了”	(247)
第四章	明星登场	(265)
第五章	巨蛋崩坏	(282)
第六章	评价旋风	(296)
第七章	追梦人	(318)
第八~九章	在黑夜中创造历史	(336)
第十章	结局好就代表 一切都好吗?	(357)

上

卷



第一章 春 雷

接近二十世纪末某一年的三月底，一场大规模的春季暴风雨侵袭了整个东京周围。

虽然实际的损失并不严重。可是，因为雷击引起的停电和暴雨带来的短暂洪水，导致了公共交通机关停止运作，这也使得以春假游客为中心的服务业受到极大的冲击。不过，因此而获利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例如在关越汽车公路沿线，那年才刚开幕的汽车餐馆“正月三十日”，店中便挤满了躲避风雨的客人。

大约晚上九点五十分的时候，一对十来岁的兄弟好不容易才在店中找到空位坐下来休息。由于所乘坐的巴士和滑倒的摩托车相撞，在大雨中两人从事故现场走了将近一公里，以致全身都湿透了。

哥哥的名字是龙堂终，弟弟叫做龙堂余。哥哥十五岁，弟弟十三岁，他们利用春假到样名山附近的运动场游玩，正在归途中。因为有从附近商店取得的优待券，所以在溜冰场以及露天的运动场玩得非常尽兴；可是，托急剧的气候变化和即使预报再偏差也不会破产的气象局之福，感觉就好像是在棒球比赛九局半后被打出了再见全垒打。看到弟弟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点潮红，哥哥立即把手心贴在弟弟的额头上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有点冷……”

“振作一点，你如果感冒了，我一定会被哥哥们修理的。”





我现在去买杯热咖啡，你在这里等一下。”

终立刻向卖咖啡处飞奔而去。他和弟弟长得很像，容貌清秀，由于阳光的照射，皮肤呈现出极健康的古铜色，卷发，两眼充满活力，令人感到非常清新，但是他给人的“美少年”印象却不如“顽龙”的印象来得强烈。

在柜台等了约五分钟光景，正要返回寻找弟弟的时候，终却失去了目标——弟弟不见了！终两手拿着装咖啡的纸杯，视线在店内扫瞄，厕所也查过后，最后干脆开始寻找目击者。

“抱歉，我的弟弟不见了，请问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

终非常有礼貌的询问着，大约问了五对男女，却都遭到了冷淡的对待。

“坐在那边的男孩子，被一群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带走了哦！”

终于有一位圆脸小鼻子，像是学生的客人告诉他。

“往哪个方向呢？”

“往上走了，东京方向。”

“谢谢，这杯咖啡请您喝吧！”

终把纸杯塞给那个客人之后，立刻向外飞奔，但却又马上回到店内，他从放在自己座位上的背包中取出溜冰鞋，迅速地穿上。在店内所有男女客人无言的注视下，终重新背起轻便的背包，滑着呜呜响的溜冰鞋往不断落雨的屋外冲去。

老板仿佛受到惊吓般地，向一位客人说起话来。

“那个孩子打算滑溜冰鞋追汽车呢！”

“真的？很有趣呢！我们打个赌如何？老板，你猜他是否追得上？”



“可是如何判断结果？连赌博最基本的条件都不成立，怎么赌呢！”

“说的也是。但是，不用向警察通报吗？这应该是绑架事件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！带走那孩子的一帮人正是警察呢！还是别插手的好！”

老板小声地回答。

在暴雨中，快速滑着溜冰鞋追寻弟弟的龙堂终，并未将警察视为目标。这并非因为听到老板的言语之故，而是因为平常哥哥们即严厉告诫，千万别惹上警察。

溜冰鞋使路面上的水四处飞溅。这种令人吃惊的速度，绝非人类所能达到的。风在终的背后呼啸而过，这超越数辆车的速度，时速大约达到一百公里吧！

——在人前千万别令人怀疑，一定要抑制自己的能力——虽然哥哥们如此告诫着，但在此时，终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尽全力追赶吧！

车内有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。其中一名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，其他两名则坐在后座两侧，将被麻醉的余夹在中间。

“安稳地睡吧。他还不懂得被绑架呢！”

方形脸的男人说完之后，蓄着胡子的男人脸上出现了慎重的表情。

“这家伙的哥哥没有追来吧！”

“怎么追！跑步吗？”

开始冷笑的男人干脆转身回头看，却在三秒半间表情为之一变，突然间吓得目瞪口呆。他随即告知蓄胡子的同伴注意。





蓄胡男子惊愕地绷起脸来。连短促的惊讶声都发不出来，瞬间将视线固定在车窗上。

与汽车平行，在雨中奔驰的少年从车窗往内窥探，两眼透出锐利的眼光。

嘴形仿佛透露出“找到了”的讯息，慢慢地将身体靠近车子，开始敲打车窗玻璃。男子们眼见这种奇景，顿时不知所措。

少年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过来。

“把弟弟还我！赎金一兆元以上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商量！”

驾驶座的男人发出喘息的声音，待确认时速表上的数字之后，又再一次喘息。蓄胡子的男人勉强调整呼吸后，以强硬的口气命令受到惊吓的同伴。

“杀了他！”

“妥当吗……？”

“没关系，后果有古田议员承担！”

男子点点头，右手插进衣服的内侧口袋，左手把车窗摇下来，掏出了三八口径的手枪，对准不断跟着车跑的少年的胸口，不，是摆出了想要对准的动作。

少年抓往男子的手腕。动作非常简单，速度却非比寻常。原本应该是暴力专家的男子，手腕却轻易地被抓住，丝毫无法动弹。

惊愕与剧烈疼痛直接作用，男子正方形的脸上，两眼仿佛要迸出来似地张开眼睛。

男子的手腕被折断了。

车内响起一声惨叫。终仿佛觉得很吵似地皱起眉头，将折



断的手腕顺势用力扯出来。男子的身体当然也被拉到窗外来了。

被拉到窗外的男子身体，就那样被丢弃在马路上。少年只用右手便完成一切动作。男子的身材在日本人来说，并非小型体格，壮硕的身体至少有七十公斤重吧，可是少年却好像对待小猫似地，毫不费力就把他扔了出去。

男子的身体在水泥路面上弹跳着，瞬间便远远消失在夜晚和雨形成的帘幕里。车内剩下的两名男子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识，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“噩梦”而已。

在这之后，少年两手抓住汽车顶，柔软的身上好像装有弹簧般从路上飞跃起来。在风雨无情的吹打中，身体贴着车顶，两手放在车子后座右侧的门上，吆喝一声便将门从车体上拆了下来。

车内的男子们，神经网络的一部分突然发出裂开的声音。这是不可能的事。

车门被丢掷在无人的路旁，恐怖随着风和雨吹进车内。终从门形的开口往车内察看，颠倒的脸看着男子狰狞的笑脸时，蓄胡子的男子突然大喊。

“来……来啊！我会杀了你弟弟！”

“哦！你要怎么做？”

少年的反问使男子哑口无言，看到弟弟的太阳穴被手枪抵着，少年仍然十分镇静。男子更加狼狽了，绝不可以这么简单就失去肉票。胁迫失败，又无法扣动扳机的男子，耳边传来哥哥的呼叫：“余，该醒来了。”

男子的心脏简直要从嘴巴跳出来。这时候，如果连弟弟都



有怪物般的怪力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

然而，或许是麻醉瓦斯的效果吧？余只晕呼呼地睡得正香，男子这才放心。

不料，呼吸突然停止了。男子眼见用枪口抵住的少年，皮肤慢慢呈现出珍珠的颜色。珍珠色调的光芒，一点一点地扩大，男子的视线在瞬间被吸引住。

附在车顶上的少年并未错失这个瞬间的机会。他趁机向后仰，两手抓住失去门的车缘，利用单杠后翻的要领将身体一转，跳入车内。同时两脚用力一蹬，将蓄胡男子的身体蹬出去。男子的身体弯曲，撞击到对侧的车门。

蓄胡男子随着脱落的车门，留下短促的哀号，便向车外飞出。刚开始他还能采取像是游泳的姿势，随即和最初的同伴一样弹到路面，不久便从视线中消失了。

驾驶座上的男子仿佛喉咙被抓住似地尖叫。四肢变得无法动弹的他，从颤抖的唇齿间勉强挤出声音。

“你敢动我就试试看吧！这辆车是以时速将近一百公里的速度飞驰，稍一失神可就没命啰！”

“不想停吗！好吧！”

仿佛感到麻烦似地，终丢下这句话，使用两手将裹着毛巾的弟弟抱了起来。后座两侧的门都不见了，变成风雨可以直接通过的山洞。

“你看，没办法了吧！”

驾驶座上的男子用完全偏离音律的声音尖叫着望向后照镜。看到少年抱着弟弟，无视于力学或惯性，突然从左侧的门跳下车去。男子顿时失去控制的回头去看，待再回过头的时



候，已经太迟了。

汽车弯来弯去，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最后猛烈地撞上护栏。白色的破片不断撒落，滑落到看不见的手扶梯上。

黑夜的一角盛开着橙色的花朵，轰隆的声音冲破雨和暗夜形成的面纱。

不久之后，被长兄直截了当的一捅，吃得饱饱的终，其实也不是非得把关于汽车公路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招认不可。老实说，这是被食物给诱导出来的。

“……原来如此，还好没有太严重的事发生。”

“是吧！大哥。”

“如果你认为没事可就大错特错了。要是余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可就会和汤的残渣没啥两样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不也救了余吗！”

“之前如果你能好好的看住他，不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！”

“大哥，反正即使不是今夜，那些家伙还是会找机会随时加害余的嘛。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解决这件事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”

“是吗？不幸中的大幸。”

“终，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哟。至少应该先确认那些绑架者的身份，斩草不除根可就糟了呀！”

终点点头。续的指责的确没错。

“但是，我想那些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吧！他们对我所做的事都相当害怕。”

“下面的人固然完全不知，问题是命令他们的后台。”

始说完，终缩缩脖子，又吓了一跳。续一边将汤碗摆回盘





上，一边说：

“看看明天的报纸，大概可以了解敌人的力量吧。三人死亡的事件，假使丝毫没有记载，表示敌人与警察或大众传播界至少有一方勾结。”

“或许两者皆有吧！”

始一边苦笑一边喃喃自语，把方糖放入当天晚上的第三杯咖啡中。

“祖父临终前所说的那个时候，或许差不多该来到了。”

“有点言之过早了吧！在这和平时代，我连一次选举权都还没行使过呢！”

“我也是，连酒和香烟都没尝试过！”

“终，你不是已经试过两次了？”

“哪、哪有这回事！”

听着弟弟们的对话，始想起死去的祖父。

“我如果死去的话，靖一郎那家伙会将学院占为己有。”

祖父不只一次对始说。

“始，我还有比这个学校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。这些土地和建筑，给贪得无厌的靖一郎也无妨，另外还有一样你一定要守护好的东西。”

由于祖父这么说，始才放弃与窥伺学院权利和财产的姑丈斗争。

虽然如此，对于处心积虑想办法侵占丈人所创立学院的姑丈，实在无法善以对之。

而且，始并不能完全拥有人生的自由。在保护学院的义务之外，还衍生了其他的义务，这对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，



确实是过于重大的责任。虽说如此，却也是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的。

在这个响彻春雷的夜里，日本国内最活跃的人物之一，非龙堂兄弟的姑丈莫属了。

在和外甥们的阴险交谈处于劣势而结束之后，他并未直接回到杉并区天沼的住宅中，反而继续驱车南下中野。在不断对这风、雨、道路、天气预报，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外甥们的咒骂声中，他到达了目的地。

在涩谷区松涛的安静住宅街的一角，黑漆漆的树丛将大半的建筑物遮盖起来。

铁柱的门屏仿佛拒绝访客似地阻挡在车子的挡风玻璃前方。

受车前灯照射的通用门打开后，两名拿着特殊警棍的男子将盘问的视线射向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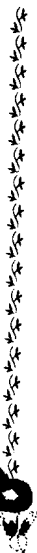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是鸟羽靖一郎。这么晚了非常抱歉，是否可以让我通过呢！”

其禀报姿态之谦卑简直和在外甥家时的态度无法比拟。被招进门内后，绕过两个假山，在玄关门口上下车的地方停车，从驾驶座下来。

刹那间，靖一郎呆立不敢动。随着狰狞凶猛的狗吠声，三条黑影冲上来围着他。凶恶的喘息从三头杜宾狗的口中抖落出来，六颗渴望鲜血的眼球焦点都集中在靖一郎的喉咙上。

正当他恐慌不已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吆喝的声音驱散了恶犬。

“您好，古田先生……”





靖一郎向声音的主人低下头。

“大人要我来带你。赶快上来，时间很宝贵的。”

“真是非常抱歉。给您添麻烦了……”

这个叫做古田重平的男子，是属于保守党的国会议员，与右派团体及暴力团体的关系都很深厚，由于极端主张国氛主义及暴力派的言行而受到党内的疏离。

照理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就应死灭的粗大、独善且反理性的价值观，却仍然保留在他体内，也对无法用暴力解决外交问题的日本现状感到气愤。个子不太高，全身肥厚，巨大的脸尽是油脂，活像只肉食野兽。

仅是受到古田的白眼而已。鸟羽靖一郎的背脊就突然感到一阵凉意。但是，与面对这个宅邸的主人时所产生的根源性恐怖相比较起来，这不过是个“小巫”而已。在古田的引导下，靖一郎穿过长长的走廊，走向宅邸的深处。

在奇妙深奥的宅邸中，每一个走廊的角落都站着眼光可怕，身着黑西装的男子，向来客投以无言的威吓。靖一郎好不容易才走过这个面向具有小堀远州风的日本庭园和室。

“大人，鸟羽靖一郎带到。”

古田的态度恭恭敬敬的。连他都可能用这种态度，这位“大人”的地位可想而知。

一位银发老人坐在椅子上，背后是壁龛。体型稍瘦，皮肤很有光泽弹性。套着一件高尔夫球装式的蒲毛衣，黑色檀木桌上摆着一杯威士忌。在十五个榻榻米宽的房间一角，一名九十来岁的绅士派男士端然正坐。

这名男子叫高林健吾，现任内阁官房副长官，历任警视厅